

远警世小说

黑色柔情

黄志远



JING SHI

XIAO

SHUO



JING SHI

XIAO

SHUO



JING SHI

XIAO

SHUO



XIAO SHUO
JING SHI



黄志远警世小说

I 24.7
44

黑色柔情

黄志远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黑色柔情

黄志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321-1165 2/1·883 定价：5.80元

内 容 提 要

风华正茂的厂长陆正明突然在年轻的办公室主任施慧慧结婚之际服毒自尽。厂长夫人朱晓雅意外地得到丈夫未及销毁的遗物——一盒施慧慧裸浴镜头的录像带和一封“为情所惑，走上绝路”的遗书。朱晓雅怒火中烧，决计报复。当她将施慧慧新婚不久的丈夫叶天歌步步诱入自己的卧室时，她那因仇恨扭曲变态的心，已坠入不可自拔的罪恶深渊。然而，她怎么会知道，丈夫陆正明本是一场单相思，女主任施慧慧则完全是个清白无辜的受害者。

本书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第一章

又有一个灵魂离开了它所依附的世界，走向它的必然归宿——死亡。

天都橡胶厂厂长陆正明死了。这死讯在周围人心中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刚刚结束的那场海湾战争。

四十岁，人生的黄金时期；副局长候选人，仕途前景开阔。这样一个人的死，难免会引起震动。然而，陆正明之死真正惊骇人的，却是医生写在陆正明死亡鉴定书上的那几个字：非正常死亡。

如同没有人相信陆正明会猝死一样，也没有人相信陆正明会死于非命。

确切地说，第一个发现陆正明死亡的，是他五岁的女儿陆盼盼。

那天下午，朱晓雅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回家后，顾不得走进房间，就忙着在厨房里杀鱼。而陆盼盼则像往常一样，跑进卧室去找她的玩具。

“妈妈我怕。”

几分钟后，陆盼盼捧着一只崭新的塑料储蓄罐从卧室里跑出来，胆怯地偎在朱晓雅的腿旁。

朱晓雅怕鱼腥沾到女儿的身上，边推开女儿边责骂道：

“怕什么，房间里有鬼啦？”

“妈妈，我怕爸爸。”

陆盼盼的两只小手抱住朱晓雅的腿，不肯松开。

朱晓雅生气了：“去，去。爸爸在厂里上班，又不会来打你。”

“爸爸在房里睡觉。”

“去你的。骗人，要被大灰狼吃掉。”

陆盼盼翘起小嘴，争辩道：“爸爸是在床上睡觉。”

“他今天是哪根神经搭错了？这么早回来睡觉。”

朱晓雅相信了女儿的话。她嘀咕了一句，匆匆把杀好的鱼冲洗干净后，走进卧室去观察丈夫。

卧室里还是像朱晓雅早上带女儿出门时一样，只拉开半边窗帘；所不同的是，陆正明和衣躺在床上，两眼翻白，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

“正明，你怎么啦？！”

朱晓雅预感不妙，急切地走过去推丈夫的身体。当触到陆正明冰冷、发硬的手臂时，她吓得哭了起来。

接到朱晓雅的电话后，救护车和警车几乎是同时赶到陆正明家的。

“没有救了。氰化钾中毒。”

救护医生冷冰冰地掷下话来后，退出了陆正明死亡现场。

警察们的现场勘察也很简单。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有氰

化钾的残液，柜子上还有一只装过氰化钾的小空瓶，屋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陆正明的死因并不复杂：不是被人下毒致死就是自杀。复杂的是：如何区分他杀与自杀。

在医生确认陆正明死亡后，朱晓雅就呆呆地搂着女儿盼盼坐在卧室的沙发上。警察们的现场拍照、检查，甚至死在床上的丈夫，似乎都和她无关。

“请跟我来一下。”

一个三十来岁的警察拍了一下朱晓雅的肩膀，把她唤到了隔壁的客厅里。

“我叫杨成仁，是区公安局刑侦队的。”

浓眉大眼的男警察自我介绍了一下后，开始询问朱晓雅：“你是陆正明的妻子？”

“是的。”

“叫什么名字？”

“朱晓雅。”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丈夫死亡的？”

“五点钟回到家后。”

“今天上午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七点半，送女儿去幼儿园后我去单位上班。”

“你离家时，陆正明在干什么？”

“睡觉。”

“他有什么反常？”

“没有。盼盼硬推醒他后，他还和女儿说了声再见。”

.....

朱晓雅机械地答复着杨成仁的问话。恍恍惚惚中，只有

一点她是清晰的：陆正明死了。

杨成仁中断了询问，借点火抽烟的机会，打量着面前的年轻少妇：三十刚出头的年纪，脸庞清秀，虽已生育过，但身材丰满中不失匀称，且有着一番别具一格的风韵。她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容貌出众的漂亮女人。

朱晓雅的脸上有着酒痕，可眼里已没有泪水。类似陆正明家的案发现场，杨成仁见过很多，但对丈夫的死像朱晓雅这样反应冷漠的，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即使妻子是杀人犯的，在这种状况下也会装模作样地大哭一场。

“要么她恨陆正明，要么这是个感情埋藏得很深的女人。”杨成仁在心里这样评价朱晓雅。不知为何，他竟希望对方是前一种类型。因为若对方是个感情埋藏很深的人的话，那丈夫的意外死亡，会使她比别的妻子承受更大的心灵痛苦。

杨成仁有点同情眼前这个突然失去丈夫的女人。

“告诉我，陆正明究竟是怎么死的？”

杨成仁站起身来时，朱晓雅突然怔怔地问。

杨成仁摇摇头说：“中毒而死是肯定的。但究竟怎么中的毒，目前还很难判断。”

朱晓雅的声音仍旧有些迷乱：“可以让他在家里留一夜吗？”

“为什么？”

“我想陪他最后一夜。”

杨成仁想了想说：“看来不行。一是不卫生，二是没有找到遗书，暂时只能排除自杀。尸体可能要解剖，不能留在家里。希望你能仔细想想：最近陆正明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有没

有可疑的人找过他？”

朱晓雅默默地点点头，跟在杨成仁身后走了几步，她低声说：“本来他要我今晚陪他去吃喜酒的，我懒得去，所以没有答应他。”

“谁的喜酒？”

杨成仁停住脚，若有所思地看着朱晓雅问。

“他们厂里的一个女同事，叫施慧慧。听他说，厂里很多人都去。”

“你认识施慧慧吗？”

“在他们厂里见过几面。”

“哦，我知道了。你还想起什么情况的话，请及时告诉们。这两天，我还会找你详细了解情况的。”

“好，有消息，请你也告诉我。”

朱晓雅眼圈发红，低下头去避开杨成仁的目光。

等收尸车来后，杨成仁才最后一个离开朱晓雅家。坐上警车后，他不由自主地朝后看了一眼。

暮色朦胧中，朱晓雅抱着女儿，神色痴迷地看着远去的收尸车，秀丽的眼窝里溢出一滴滴眼泪。

二

施慧慧和叶天歌的婚礼，在茂名南路上的锦江饭店北楼宴会厅举行。

八十年代开始，上海滩上婚事奢侈之风年年猛涨，但像施慧慧和叶天歌这样，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的，还是凤毛麟角。

一千五百块钱一桌的酒席费，施慧慧和叶天歌当然自己是负担不起的。今晚十桌共一万五千块钱的酒席费，全是由施慧慧的舅舅——一个在国外发了大财的阔商提供的。婚礼的地点，也是由这位当代中国移民——昔日走过锦江饭店连眼都不敢朝里望一望的老板所指定。

施慧慧这位天都橡胶厂的厂办主任，不仅人长得漂亮，人缘也极好。因此，今晚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有一半是施慧慧的同事。

郎才女貌。

这句话用在施慧慧和叶天歌这对新婚夫妇身上，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而且，刚从名牌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新郎倌，不仅有才，相貌也出类拔萃。

身着黑色礼服的叶天歌和身穿白色婚礼长裙的施慧慧，并肩坐在主宾席上，不时地朝周围的亲友们报以微笑。

叶天歌端坐着。在他看来，今晚的婚礼过于奢侈了。他曾经反对过在这个宴会厅，花这么大的代价办酒席，但为了让心爱的未婚妻高兴，他也只好作了让步。此刻，看到年迈的父母拘谨地坐在高背椅子上，他多少有点不安，为自己委屈了没有见过世面的父母而感到歉疚。

叶天歌的不安还来自坐在他身旁的新娘施慧慧，在场的所有人中，只有他隐约发现，今天施慧慧有点魂不守舍，好像在躲避和担心着什么。

“大概新嫁娘都是这样的吧。”

为排遣掉心头的不安，叶天歌找出理由来安慰自己。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他不愿心底里有半丝阴影。

对于叶天歌来说，今天的婚礼是晚到的婚礼。

八年前，经叔叔——天都橡胶厂副厂长叶如山的介绍，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工人的叶天歌认识了施慧慧。两年后，正当两人准备操办婚事的时候，抱着试试看念头参加高考的叶天歌，意外地被本市一所名牌大学录取，婚事因此推后。从大学一年级读到研究生毕业，叶天歌花了六年的时间，施慧慧为不影响他的学业等了他六年。这片情，叶天歌永远不会忘却。

今天的喜宴原定是六点整开席的。但到了六点半，主宾席上还没有动静，宾客们只好干坐着静候，面对已经上桌的精美冷盆发愣。

主宾席上，有两个位置空着。一个是留给叶天歌的叔叔叶如山的，一个是留给主要贵宾——天都橡胶厂厂长陆正明的。主宾席上不动箸，也因为这两位还没有来。

“叔叔和你们厂长是怎么搞的？”

看到宾客们的不耐烦情绪，叶天歌禁不住对施慧慧嘀咕了一句。

施慧慧苦笑着摇摇头说：“谁知道他们。”

叶天歌回头问也是天都橡胶厂职工的司仪：“哎，我叔叔和你们陆厂长说过要晚来吗？”

“没有。”

司仪摊摊手，解释说：“今天陆厂长没有来上班，叶副厂长下班后去他家叫了。”

施慧慧心神不定地看看空座位前写着陆正明名字的席卡，低声说：

“我看别等了。”

“这样不好吧。再等等看。”

叶天歌生怕怠慢了那位还从未见过面的厂长，令妻子和叔叔的面上都难堪。

“来了，来了！”

就在叶天歌和司仪等人举棋不定的时候，天都橡胶厂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们嚷了起来。

叶天歌欣喜地应声站起来，他扯扯施慧慧的衣服，示意新娘也站起来表示迎接。但是，他连着扯了几下，施慧慧都坐着没有动。

“慧慧，你怎么啦？”

叶天歌禁不住俯脸看了看施慧慧，对方苍白的脸更令他奇怪：“你不舒服？”

“有点头晕。大概是太累了。”

施慧慧惨然笑笑，勉强地站起来。

两人说话间，五十来岁的叶如山已经来到了主宾席旁。

“叔叔，陆厂长呢？”

叶天歌见叔叔一个人前来，便有几分解地问：“不是说你去接他的吗？”

“吃吧，吃吧。他来不了啦。”

叶如山尴尬地摆摆手，示意众人入座就餐。

宴会开始了。

欢声笑语中，主宾席上的气氛显得额外冷清，叶如山那不自在的神色，几乎感染了每一个人。

施慧慧憋了一阵后，侧身问叶如山：“叔叔，是陆厂长不肯来吗？”

“嗨，一时说不清楚。以后再告诉你们。”

叶如山含糊地搪塞道。似乎为掩饰窘迫，他举起酒杯，故作欢愉地说：

“来，为我们厂最漂亮的姑娘和我侄子的结婚干杯！”

“干杯！”

一席人都为使气氛活跃而把酒杯举了起来。但是，叶如山此举非但没有活跃气氛，反而使众人更感疑惑。原因是：叶如山那只端着酒杯的手抖得厉害，还没有碰到叶天歌的杯子，他手中的那杯啤酒已经晃出来了。

叶天歌苦笑道：“叔叔，今天你是怎么啦？”

“没啥，没啥。”叶如山仰起脖子把大半杯啤酒灌进嘴里，解嘲道，“刚才脚踏车踏得太快，有点吃力了。”

在座的天都橡胶厂另一位副厂长杜文杰不满地说：

“老叶，你也真是的。本来，陆厂长来不来都不是很要紧的事情，直说了也没啥。何必弄得大家疑神疑鬼的。你还要不要大家高高兴兴地喝你侄子和施慧慧的喜酒呵？”

“老杜，你不了解情况，乱扯什么？”

叶如山瞪了杜文杰一眼，然后对众人说：“我直说了吧。陆厂长出了点事不能来，这事和施慧慧的喜事没有关系，不是他不肯给小施面子。反正过两天，你们都会知道的。我们现在不谈，好不好？”

“叔叔，他……他出……什么事？”

施慧慧带着几分不安又问了一句。

叶如山哭笑不得，摇头道：“我说施慧慧，你今天是怎么啦？跟你说了没必要今天谈这事嘛。”

施慧慧脸一红，不再追问叶如山了。

叶天歌看看叶如山，又看看和叶如山咬过耳朵后神情肃穆的杜文杰，那个从未见过面的陆正明在他的心里变得神秘起来。同时，施慧慧惊魂不定的神色，也在他心里重重地打了个问号。

阴影，无形地抹到了表面上喜气洋洋的婚礼上。

当天晚上。

朱晓雅被唤到了区公安局刑侦队的审讯室里，接待她的，是杨成仁和年轻的女民警孙亚萍。

和下午在朱晓雅家里相比，杨成仁的脸上疑问多于同情，而朱晓雅则仍是一副浑浑噩噩的模样。

“经过法医鉴定，你丈夫确实是氰化钾中毒而死。死亡时间是在上午七点到十点之间。”

朱晓雅坐定后，杨成仁便开了口。由于不算是审讯，所以杨成仁坐得离朱晓雅很近，孙亚萍在一旁记录。

朱晓雅看了看杨成仁，没有吭声，似乎在等杨成仁说下去。

杨成仁问道：“你能说说七点到十点之间，你都干了些什么吗？”

朱晓雅舔舔干燥的嘴唇，低声说：“我是七点半带女儿离家的。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我去了单位，一直到下班才走的。”

“你在什么单位工作？”

“化工研究所。”

“单位里有氰化钾吗？”

“有的。”

“你拿回家过没有？”

“没有。单位里有制度，这种毒剂不能随便拿。”

“到底拿过没有？”

“……”

朱晓雅沉默了很长一会儿，苦涩地说：“前些天，家里有老鼠，我拿了一点实验做剩的氰化钾。后来怕女儿摸到出事，所以没有用。”

“刚才为什么说谎？”

“这事被单位知道后会处分的。”

“陆正明知道家里有氰化钾吗？”

“我告诉过他。”

杨成仁追问道：“陆正明倒氰化钾的那只杯子上有你的指纹，你作何解释？”

“你们到我家来之前，我碰过那只杯子。”

“你有没有把氰化钾倒在杯子里后放在床头柜上？”

“没有。”

朱晓雅反感地瞪了一眼杨成仁，流着泪补充道：“他是我的丈夫，我不会害他。”

杨成仁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你和陆正明的感情好吗？”

“不错。”

“好不好？”

“可以的。”

“再提个问题：陆正明有没有受贿等经济问题？”

“没有。他这人不贪钱。”

杨成仁停顿了一下，又问：“陆正明有外遇吗？”

“我说过，我们感情不错。”

“我问你，他有没有外遇？”

“……我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发现过。”

朱晓雅脸色很难看，杨成仁的话显然刺痛了她。

“对不起，为了搞清你丈夫的死因，不能不多问几个问题。”

杨成仁解释了一句，继续问：“据你知道，陆正明有没有想要害他的冤家？”

“我也没听他说过。”

“你想想，这两天陆正明有异常表现吗？”

“我觉得他和平时差不多。”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他一点异常情绪都没有吗？”

朱晓雅的脸上露出一片红潮，她还是摇头回答：“我没有发现什么。”

杨成仁及时提醒道：“请你记住，任何隐瞒，对查清你丈夫的死因都是不利的。”

“我知道的。”

“今天早上，他对你说过什么没有？”

“我起床时，问他上班去不去，他说上午不去。因为他在睡觉，所以我没再和他说什么。”

杨成仁起身在屋里踱了几步，踌躇了一阵后，站在侧面

问：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早上起床前，你们……有过关系吗？”

“我听不懂你的话。”朱晓雅的脸又潮红起来。

杨成仁的脸被朱晓雅看得也有些发烫，可他还是问：“我是说，起床前，你们性交过吗？”

朱晓雅的头低了下去，半晌才低声说：“没有。”

“说清楚点。”

“没有。”

“那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朱晓雅茫然地站起来，看看杨成仁，似乎想说什么可又忍住了。

朱晓雅走后，杨成仁对一直没有说过话的孙亚萍说：“现场勘察时，发现床单上有新鲜精液。如果朱晓雅说的是真话，那就说明朱晓雅走后有别的女人来过，并和陆正明做过爱。但我怀疑，朱晓雅没有说真话。”

“这个女人嫌疑很大，为什么不拘留她？”

杨成仁若有所思地说：“我看她不像是凶手。她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万一搞错了，会使她增加痛苦。反过来说，她真要是凶手，谅她也跑不掉。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还是慎重些为好。”

杨成仁对朱晓雅的同情又占了上风，在疲倦地走回家去时，他希望自己能迅速找到的是陆正明自杀的证据。